

风土记

走马观花

舒飞廉

阳春三月，百花盛开，城里是樱花海棠，城外是桃花油菜花，都在用力盛开。周六早上天气不错，春风吹入公园，吹入田野，好像也将鸟语花香吹进手机的微信群里。

我下汉十高速，过黄陂前川，由黄孝公路达义村附近，转上祁涑线，由祁涑线接丰泽、肖邹、肖白线，肖白线由云梦方向过桥来打理的。李师傅头戴草帽，正在桃园间打枝。

过巴山村，就是界河桥，界河水由九峻山流出来，摇摆水草，在桥下哗哗作响。桥东是孝昌县的丰山镇，坡下的三十余亩桃园，却是由巴山村的李师傅打理的。

李师傅抽完烟，举起大剪刀，将紫花似的花枝由树干上扑簌簌往下剪，以便余下的花枝能结出更大的果实。李师傅说，这桃树上的桃子，摆在人家办公桌上，能值不少钱。他说舍不得。是舍不得又甜又糯又大的蜜桃吧。

午迹山寺前两三公里肖邹路边，停满了各色的小汽车，好像在弄一个乡村的车展一样，我在留出来的半边上走走停停，花了二十来分钟，才隐隐看到山下的小梅园。

梅园算是序曲与引子，一出我们肖镇镇西的京广铁路隧道，数十上百个乡间播种出来的油菜花，泼金泼玉一般，向我与我的车子席卷过来，令我们人车两个虎躯一震。

法桐、桃林、梅园算是序曲与引子，一出我们肖镇镇西的京广铁路隧道，数十上百个乡间播种出来的油菜花，泼金泼玉一般，向我与我的车子席卷过来，令我们人车两个虎躯一震。

我养的一只狗，拴在棚前的木架上，拖铁链，尽职尽责地朝我狂吠。主人在里面被窝里喝斥，我才知道可能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口音不对，外地来的吧？

我养的一只狗，拴在棚前的木架上，拖铁链，尽职尽责地朝我狂吠。主人在里面被窝里喝斥，我才知道可能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口音不对，外地来的吧？

我养的一只狗，拴在棚前的木架上，拖铁链，尽职尽责地朝我狂吠。主人在里面被窝里喝斥，我才知道可能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口音不对，外地来的吧？

我养的一只狗，拴在棚前的木架上，拖铁链，尽职尽责地朝我狂吠。主人在里面被窝里喝斥，我才知道可能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口音不对，外地来的吧？

我养的一只狗，拴在棚前的木架上，拖铁链，尽职尽责地朝我狂吠。主人在里面被窝里喝斥，我才知道可能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口音不对，外地来的吧？

我养的一只狗，拴在棚前的木架上，拖铁链，尽职尽责地朝我狂吠。主人在里面被窝里喝斥，我才知道可能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口音不对，外地来的吧？

我养的一只狗，拴在棚前的木架上，拖铁链，尽职尽责地朝我狂吠。主人在里面被窝里喝斥，我才知道可能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口音不对，外地来的吧？

程，一屋程，粘丝潭，六门闸，驻车在女儿港与灞河交汇的里仁村港堤上，燕七就在那里等我们。一路春风徐来，夕阳自云梦县方向返照，河堤路失落在无穷无尽的油菜花海里，参差掩映在林树中的村湾，是花海里或大或小的岛屿。

河堤之外，村庄周围的花田为阡陌所分割，条条块块，蜘蛛网一般，由或大或小、或正或奇的八卦图拼接在一起，好像有一个读到初中年级的孩子，学代数几何，用圆规、三角板与直尺，晚上小巫见大巫罢了，写得好，与实际上的好看，还是两回事，哈哈哈哈哈说得有理。

河堤之内，油菜花海更胜一筹。灞河由小河镇出大悟山，涌入原野，左顾右盼，有缓急，有起伏，在河岸左右形成弧形、扇形或椭圆形的滩涂地。它造出这些供它以dragon或loong嬉戏的湿地，总有千万年吧，近水的沼泽，是诸种鹭鸟们的家园，离水岸稍远的泥地，青草离离，放牧牛羊群。

这个春节，我们五人在桥南餐馆吃饭，微信群的团建，炕上烤鱼、炸气克马、煮豆腐底子、萝卜羊肉羹、腊肉炒白菜羹、小鱼小虾，都是我们常点的家常菜，我与老冯、栢树、国元还喝了一点酒，燕七只能喝苹果醋，老板娘上来催我们好几句，我们才散掉。

堤内油菜花最美，这部交响乐的顶点，是胜利桥后，上灞河右堤所见的堤内粘丝潭湿地。灞河在这里好像迷了路一样，溯游从之，回环曲折，不仅滩涂广大，还在河道里磨蹭出好几个小岛，所以

堤内油菜花最美，这部交响乐的顶点，是胜利桥后，上灞河右堤所见的堤内粘丝潭湿地。灞河在这里好像迷了路一样，溯游从之，回环曲折，不仅滩涂广大，还在河道里磨蹭出好几个小岛，所以

堤内油菜花最美，这部交响乐的顶点，是胜利桥后，上灞河右堤所见的堤内粘丝潭湿地。灞河在这里好像迷了路一样，溯游从之，回环曲折，不仅滩涂广大，还在河道里磨蹭出好几个小岛，所以

花田、草地广布，鹭鸟与水牛，也成群结队，相互成为“搭子”。河中小岛，最大的一座，长宽有十数米，土岸高出河面，也只有两三米，形状就像漂浮在河道中的一顶草帽，而帽沿上，两三棵垂柳，婀娜多姿，柳树下，起起落落，见缝插针，都是油菜花，得沃土与水汽，花梗粗壮、高大、浓密，被落日映照得灿烂金黄。

燕七已经立在六门闸前的长堤上等我们，杨柳树下，春服既成，飘然出尘。她是大诗人，开车由大悟县出发，一路所见我们平原上的油菜花，不知道与她常常表扬的花山野菊花与四姑乌柏红叶比较，哪个更美。

燕七说：“这孙师傅才是大诗人。”对我们今天一路上，遇到了多少诗人，蜜蜂高兴，小鱼小虾，都是我们常点的家常菜，我与老冯、栢树、国元还喝了一点酒，燕七只能喝苹果醋，老板娘上来催我们好几句，我们才散掉。

这个春节，我们五人在桥南餐馆吃饭，微信群的团建，炕上烤鱼、炸气克马、煮豆腐底子、萝卜羊肉羹、腊肉炒白菜羹、小鱼小虾，都是我们常点的家常菜，我与老冯、栢树、国元还喝了一点酒，燕七只能喝苹果醋，老板娘上来催我们好几句，我们才散掉。

这个春节，我们五人在桥南餐馆吃饭，微信群的团建，炕上烤鱼、炸气克马、煮豆腐底子、萝卜羊肉羹、腊肉炒白菜羹、小鱼小虾，都是我们常点的家常菜，我与老冯、栢树、国元还喝了一点酒，燕七只能喝苹果醋，老板娘上来催我们好几句，我们才散掉。

这个春节，我们五人在桥南餐馆吃饭，微信群的团建，炕上烤鱼、炸气克马、煮豆腐底子、萝卜羊肉羹、腊肉炒白菜羹、小鱼小虾，都是我们常点的家常菜，我与老冯、栢树、国元还喝了一点酒，燕七只能喝苹果醋，老板娘上来催我们好几句，我们才散掉。

这个春节，我们五人在桥南餐馆吃饭，微信群的团建，炕上烤鱼、炸气克马、煮豆腐底子、萝卜羊肉羹、腊肉炒白菜羹、小鱼小虾，都是我们常点的家常菜，我与老冯、栢树、国元还喝了一点酒，燕七只能喝苹果醋，老板娘上来催我们好几句，我们才散掉。

这个春节，我们五人在桥南餐馆吃饭，微信群的团建，炕上烤鱼、炸气克马、煮豆腐底子、萝卜羊肉羹、腊肉炒白菜羹、小鱼小虾，都是我们常点的家常菜，我与老冯、栢树、国元还喝了一点酒，燕七只能喝苹果醋，老板娘上来催我们好几句，我们才散掉。

四十多年前我在沈阳师院读书，常能听到外校来的专家的演讲，与孙玉石先生相识，就在那个时候。

大约1984年前后，孙先生来做讲座，谈的是现代诗歌的话题。之所以请他来，有三重原因，一是他的父亲曾在沈阳师院工作，亲切感不用多说；二是他的高中语文老师徐祖勋先生，是我们中文系任古代文学的教员，也有叙旧的因素；三呢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魏俊助老师，曾在北大随他访学多时，彼此熟悉得很。

孙先生个子不高，红红的面庞和那双亮亮的眼睛，显得持重、内敛，而言谈中的逻辑感和力量感，能看出他是外柔内刚的人。那时候他刚从日本归来不久，演讲中自然带出诸多新鲜的信息，在相对封闭的小学校，忽听到异样的知识表达，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些新奇之感。

我到京工作后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。最初在鲁迅博物馆编刊物，偶能在西小院的编辑部遇到他。那时候王世家住在小院子里，他其实在以一人之力编辑《鲁迅研究动态》，我与高远东只是看一点稿子，并不做具体工作。

那些北大之外的朋友，风格上与燕园的人迥异，有的带有一点侠气，甚至江湖之调。他能欣赏众人，也说明保持了辽南人的风趣。孙玉石是满族人，籍贯海城，与我的老家复州很近。辽南的满族人爱读书的传统，出了不少人物。

据说孙玉石年轻的时候也写诗，可惜我没有读过，不知道如何。但他的新诗研究，是颇影响过学界的。我对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认识，源于他那本《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》。这本厚重的书，成了我认识新诗的难得参照读本。

孙玉石在鲁迅研究方面，成绩不俗。他关于《野草》的论述，在八十年代初颇有些影响力。1981年和2005年版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就是他注释的。许多难注的冷知识，是他一点点打捞出来的。不仅仅发现了鲁迅一些佚文，也纠正了一些流行看法。

记得曾同赴鼓浪屿，共去郊区，一路上听他聊天，所获是多的。2007年，我与朋友邀请他去江西进贤参加“鲁迅与书法”的研讨会，先生显得异常高兴。他与朱正、张恩和在一起，话也多了起来。同行的人中，刘涛、扬之水、张恩和都懂书法，字写得很好。

周作人是写字，很有性情，鲁迅是写书法，性情之外更富功力。……鲁迅的字，结构更严谨一些，他的放收，粗细，有独特韵味，给人另一种美，有浑厚恬然，不是闻鸡起舞的那种感觉，如郭老说的，“朴质而不拘挛，洒脱而有法度”，可反复赏阅。

可见的风骨

孙郁

的地方，名人也不都是一贯正确。这使他对权威文本，保持了一种冷观的态度。在他眼里，经典作家研究，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，忙于做结论，或海阔天空议论一番，大约会偏离文本的真理。

孙郁认为孙玉石属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，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”，这是对的。不过，因为带着旧日的痕迹，对于文学的判断，与青年一代有一些差别。2008年我主持的“苦雨斋书系”出版，开发布会时，我把他与几位前辈请来。大家都说了些好话，他却泼了冷水。

孙玉石治学，受到王瑶、游国恩、萧涤非、王季思、季镇淮等人影响不小。他研究现代主义，气质上却有点古典式的凝重。我在周楠本回忆文章中看到孙先生的旧体诗，颇为老到。他的那本《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与实践》，就是以古代诗学为参照的。这种方式，与一般同行不同，走的是另一条路子。

周作人是写字，很有性情，鲁迅是写书法，性情之外更富功力。……鲁迅的字，结构更严谨一些，他的放收，粗细，有独特韵味，给人另一种美，有浑厚恬然，不是闻鸡起舞的那种感觉，如郭老说的，“朴质而不拘挛，洒脱而有法度”，可反复赏阅。

这是懂得笔墨之趣的人的感叹。他去世后，我在书架上找来找去他赠给我的多本书，一时感慨万端。他的题字苍劲有力，章法带着神气，往往是一气呵成，仿佛泼出风来，散着缕缕热气。



白手套（国画）林凤眠

文汇报 logo and QR code for WeChat Public Account.